

扬起你的

小帆船

first
you
have
to
row
a
little
boat

一部优雅

辉煌的著作

一首启示生命意义的绝唱

● [美] 理查德·鲍德 著 ● 冯利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扬起你的 小帆船

一部优雅辉煌的著作

一首启示生命意义的绝唱



First You Have Row A Little Boat

Copyright ©1996 by Richard Bode

©1998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天津人民出版社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arner Books, Inc. (USA)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st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2 98-5

扬起你的小帆船

[美]理查得·鲍德 著

冯 利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998 年 3 月第一版 199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201-03049-3/G · 1278

定价:12.00 元

为《扬起你的小帆船》喝彩

“一个水手充满乐趣的早年记忆，一本严肃而深奥的生命启示。”

——沃尔特·克罗凯特

“一本与朋友们共享智慧与欢乐的书。”

——《堪坦奴伽新闻自由报道》

“辉煌的启发。”

——《航行》杂志

“鼓舞人心……对航行的挚爱隐喻对生命的热望。”

——《发行人周刊》

“与许多书不同的是，鲍德通过他的帆船向人们展示他对生命的理解。”

——《共同繁荣》

“他的构想清晰明快，我们从中获得了许多珍贵的东西。”

——《克科斯周报》

“意味深长，精细而深刻…”

——《圣·阿托尼奥快讯》

“简洁、深奥。”

——《曼斯菲尔德新闻》

“一本优美、深奥、人人必读的著作。”

——《圣·马特时报》

“一个令人激动的故事！一种回味无穷的感受！”

——法拉·约瑟夫，《约书亚》作者

目

录

- 1 水手的心声 (1)
- 2 你首先必须学会划小船 (7)
- 3 “一个男孩的愿望是风的愿望……” (15)
- 4 我聆听风……风告诉我应该做什么 (25)
- 5 谁制造了这艘船？ (31)
- 6 两点间 Z 字距离最短 (41)
- 7 “帆船掉不过头来” (49)
- 8 随风而行 (57)
- 9 帆船不能行进 (67)
- 10 没有发现的恐惧 (77)
- 11 船在浓雾中无法行进 (87)
- 12 结、环、曲、套 (97)
- 13 宽容 (105)
- 14 懒惰的水手 (115)
- 15 无舵船 (123)
- 16 两性船 (133)

17	真实风和表面风	(143)
18	崇尚自主	(155)
19	卖船	(163)
20	记忆之风	(173)



水手的心声

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立下一个神圣的誓言，我发誓一定教我的孩子们航行。但直到如今，我仍然没有实现这一美好的愿望。

繁琐的生活耗去了我大部分时间，我整天为金钱、工作、居所，甚至健康所奔波。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履行这一诺言，不能把我最为珍贵的遗产留给我的孩子们，这确实确实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我觉得似乎有许多要说而没有说、要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满腹经纶了，而现在由于我的过错，我的儿子和女儿们不能把它们传给他们的后代。我无法原谅自己。

曾经有许多次我试图忘记这一切，但无论如何我也做不到！当我想起我的过失、面对这不可改变的事实时，我不能释怀。

我没有教他们航行！夜深人静时，这不可原谅的错误总把我搞得心神不安，许许多多的事情不由自主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我应该带着他们航行在碧波荡漾的海面上，应该教他们如何驶出盐水湾、驶向灯塔；教他们如何引导船头和船尾穿过风面，或逆风而行或顺风而下；让他们学会升帆、降帆，向船外抛锚或在深海中停泊。一切种种，均化为泡影，我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已把我的船卖掉了！我真希望他们能学会这一切，以生动形象的形式而不是以近乎说教的方式。今天，我之所以如此难过，是因为我觉得驾驶一艘船就如同营造人生一样。我希望他们能明白这一切。

然而，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对航行的知识还不足以使我明白，简单的海员生涯对我未来的生活具有普遍的意义。我没有意识到，风的转向其实雷同于生活中的一个个小小的经验与教训，逆行、顺行、漂流或停泊预示着不同的含义。面对不同的挑战，我需要调整航向，调整我自己，我从中学到了许许多多。而这一切，后来我才深深地体会到。

我也没有发现，多年的航行正在培养一种意识，一种我对自己和那些无法控制因素之间的关系敏锐的洞察力。上帝带来了风，让它向东、向西、向南或向北，让它猛烈、减缓甚至平息；它的力量远远凌驾于我的能力之上，我无能为力，没办法捕捉、操纵，但我却可以应付、适应它。我只要了解它的脾气，就可以游刃有余。或者顺行，或者逆行，或者擦肩而过，或者索性极有耐心地期待它的来临。如果不能摸清它的脾气，不能见到它的踪影，我就很难顺利地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我想去的地方。

同许多人一样，我过去总以为我们对自然界具有强大的支配权，以为既然世界属于我们，我们又拥有了它，就应该能控制它。而这一观点对所有的海员来说，却是谬论。海员们得静静地坐在舵柄旁边，等待、观察。他们很清楚，他们并不比海中的鱼儿、空中的飞鸟更能主宰地球、宇宙。面对一切挑战，唯一的办法就是适应各种变化的风，应付难以察觉的退潮，调整状态，航行！

飓风、台风、海啸以及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在弱小的人

们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大自然如此威严、可怕，我们对自己的命运无法负完全的责任，在各种死亡、疾病、事故和灾难面前，我们必须毫无准备地接受它们，即便失去的是爱、工作和家。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不可知的某个时刻拨动罗盘，操纵生灵。

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去世了，这在我幼小的心灵投下了不可明状的阴影。它们像巨大的风暴一样，席卷着我的身躯，把我抛向了另一种命运。我无法命令它停下来，也无法让它掉转方向。它就这样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必须引导自己驶向安全的避风港。

这是 25 年前的事了，今天我已经学会自救。以后的几年使我发现，日复一日的生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危像和平安系列，它是不断变化着的风。它随时可能转向，变成西北风、北风……瞬息万变，如同我们自己有时忧伤、有时欢乐、有时愤怒、有时痛苦。经验告诉我：海员必须学会在各类风中行驶，我们必须学会在各种情绪下生活！

我多次想象，带着孩子们出海，同他们一起分享这意外的收获。但是一切的一切纯属臆想，我们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甚至我也从未向他们谈起过航行。如果我能做到一点点的话，我就能把最重要的东西传给我的后代，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后悔不已。当我发现孩子们出世后从我这里并没有获得什么经验时，为时已晚。很遗憾，我的失职使他们只有靠自己的经历去获得当年我所获得的一切。

我真的很懊悔！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没有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年轻时我学会了航行，而孩子们却没有，这使我感到极为痛苦。

我有时想，宇宙中是不是存在着某种本能或潜意识，使得有些学生喜欢读书，有些学生则喜欢体育运动。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我幼年时投入海洋的怀抱，是一种潜意识在起作用了，是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与我的记忆。

孩子们现已长大，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荣辱观。尽管如此，我要告诉一些我还没有告诉他们、也没人能告诉他们的故事。这是我在这里记录一切的原因，以此来弥补我的过失，实现我过去的诺言。我就像那传说中的老水手一样，抓住过往的行人，抓住天真的彷徨者，告诉他们我的心声。

你首先必须学会划小船

我第一次产生航行的念头才12岁。那时我激动地站在甲板上，远眺来来往往的船只和风中轻轻摆动，一忽儿抬高、降低，一忽儿向左、向右。我觉得它像是一项极为简单的体育运动，一项远比百米冲刺或投篮来得容易的运动。我只想尽快地学会撑帆，让它鼓满风带着我和小船在海中自由翱翔，就像空中稳健的飞鸟。啊，我简直被我的想法迷住了。然而，第一个引导我离开陆地、踏上小船的人却有着与我截然不同的观点。

这位令我尊敬的人是世纪之交的帆船和冰船船长哈瑞森·瓦茨（Harrison Watts）。他是那种传说中的水手，沿袭了居住在这远东海滨祖先的生活方式：靠捕鲸为生，多年的海上生活使他们几乎都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他经常在美国南部海湾（Great South Bay）一带航行，这里每年冬天都要结冰，从长岛（Long Island）靠陆地一带到火岛光（Fire Island Light）之间。如果你走到海洋通道（Ocean Avenue）的末端抵达古老的海边小镇月桂树海岸（Bay Shore），你会在船坞的北面发现船长的小木屋还在那里，繁忙的盐水湾正好在小屋背后流过。我想，或许你也能看到他租来的那艘粗短小船尼母罗德（Nimrod），这只船伴随他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从二战前夕一直到二战结束。尽管他已去世多年，但我似乎经常能看到他在海上航行，在停泊地歇息。

我幼年的绝大部分闲暇时间是在船长最为显示技能的狭窄水路一带度过的。那时，我经常看到这位船长，我

很佩服他能够带着尼母罗德轻巧地穿过船坞。他有着魁梧的身材，长着一付天使般的面容，长长飘带的白色水手帽显得他越发高大，尽管有时我看到他从码头那边一瘸一拐地走向他的小船，在我的心中他永远是那么威严。炎热夏季的午后，他通常出现在尼母罗德的舵轮旁，有时伴着一群小鱼从海湾那边驶过来，有时沿着海湾灵巧地缓缓行进。我想他一定也看到我了，因为我总是静静地坐在岸上期待他的归来。

他正式成为我的启蒙老师是在那年的6月底，漫长的暑假刚刚开始。一天早晨，我很早就来到了船坞，把我的自行车停在船棚旁，饶过一个破旧的建筑物，我看到尼母罗德浮在靠岸的水面上，船长正躺着刮去船底的脏物。我轻轻地走近他，有些害怕，觉得他有点像海神。我想，他站起来可能会吃掉我的小脑壳。我在船旁的一根圆木边停下，当他终于转过头来和我讲话时，我的恐惧消失了。他仅仅是个人，与我一样的人。出乎我的意料，他和蔼可亲。“嗨，我的小伙子，是什么把你这么早带到这儿来的？”我像是他的老朋友。

“我在找一只船。”我知道这不是我的真正意图，但也绝不是谎话。

“哪种船？”

“帆船。”

“你会撑帆？”

这真是个可怕的问题，我遇到了平生最为尴尬的时